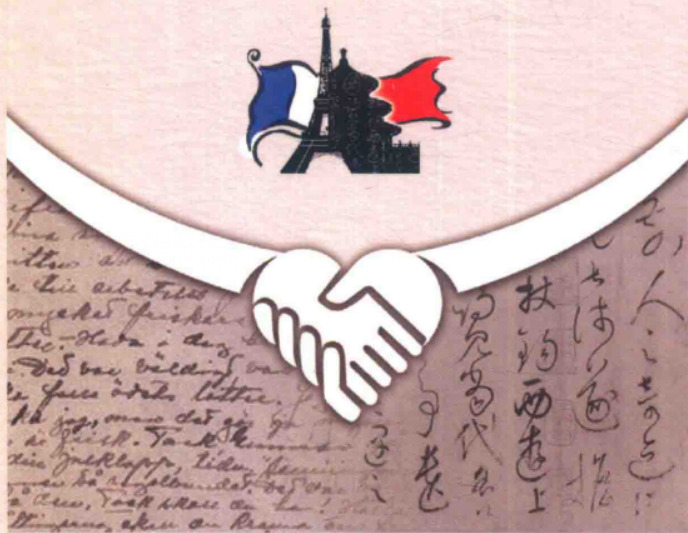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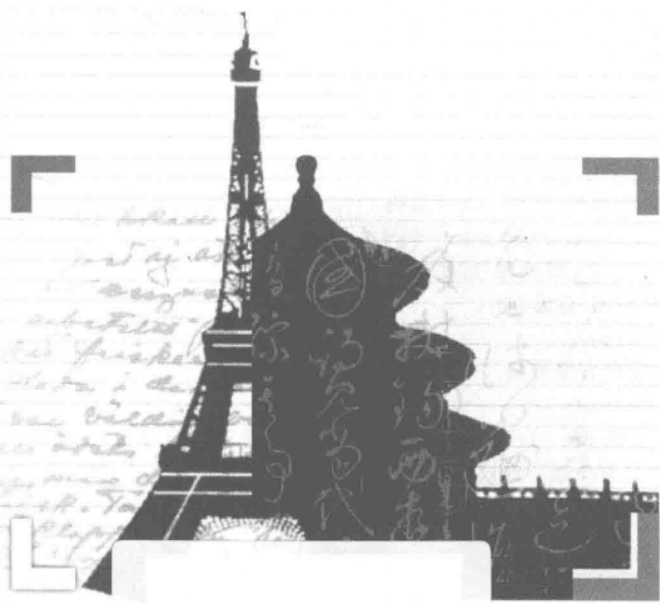
田保荣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

田保荣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田保荣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7(2017. 4 重印)
ISBN 978-7-5605-8874-2

I. ①法… II. ①田… III. ①法语-翻译-教学研究
IV. ①H32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6765 号

书 名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
著 者 田保荣
责任编辑 李嫣或 何 园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875 字数 23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8874-2
定 价 7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5371
读者信箱:xjtu_rw@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论	(1)
第二部分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	(10)
Leçon 1	Mon Oncle Jules 我的叔叔于勒	(11)
Leçon 2	Le système scolaire et universitaire français 法国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体制	(15)
Leçon 3	Mon enfant, mon idole ——Aux chimères de ma carrière, j'ai préféré mon fils 我的孩子,我的偶像 ——我爱我的儿子甚于我的事业	(19)
Leçon 4	Le «suicide» des baleines demeure une énigme 鲸鱼“自杀”仍是个谜	(25)
Leçon 5	A propo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话说法语	(29)
Leçon 6	Chômage des jeunes, à qui la faute? 年轻人失业,谁之过?	(36)
Leçon 7	Le Loisir 闲暇活动	(40)
Leçon 8	Problèmes des personnes âgées 老年人问题	(44)
Leçon 9	Le téléphone portable 移动电话	(49)
Leçon 10	Les jeunes français 法国的年轻人	(53)
Leçon 11	Ces Français câblés et fous d'Internet 这些上了宽带网而且迷恋互联网的法国人	(59)
Leçon 12	Truffaut, l'enfant sauvage 野孩子特吕福	(64)

Leçon 13	Monnaie unique européenne; rendez-vous en 1999 欧洲单一货币, 相约 1999	(68)
Leçon 14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peuple souverain 国民议会; 人民至上	(72)
Leçon 15	Les dangers de l'informatique pour l'armée 信息技术可能给军队带来的危险	(76)
Leçon 16	Les deux visages d'une révolution biomédicale 生物医学革命的两面性	(79)
Leçon 17	Le métier de journaliste 记者的行当	(82)
Leçon 18	L'Etat 国家	(91)
Leçon 19	Le passe-muraille 穿墙者	(95)
Leçon 20	L'esprit de la V ^e République 第五共和国精神	(99)
Leçon 21	La mode en France 法国时装业	(106)
Leçon 22	Cendrillon et nous 灰姑娘和我们	(112)
Leçon 23	Le proverbe (1) 谚语(1)	(116)
Leçon 24	Le proverbe (2) 谚语(2)	(121)
Leçon 25	Le gouvernement prévoit une parité globale, mais sans condition d'ordre 政府准备全面实行男女均等政策, 但是名单中男女先后次序不限	(126)
Leçon 26	Comment les Européens voient les Français 欧洲人如何看法国人	(131)
Leçon 27	4000 ans de banque 银行四千年	(138)
Leçon 28	Mutation de la famille française 法国家庭的变化	(142)

Leçon 29	De Gaulle, vingt-cinq ans après	
	逝世 25 年以后的戴高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147)
Leçon 30	Les Français et le secret	
	法国人对待秘密的态度	(153)
Leçon 31	Puissance de la publicité	
	广告的威力	(158)
Leçon 32	Des livres	
	论书	(164)
Leçon 33	La sécurité sociale; une véritable révolution sociale	
	社会保险制度: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	(170)
Leçon 34	L'an 2000; une alimentation à deux vitesses	
	2000 年:食品发展的双轨制	(174)
第三部分	补遗	(179)
后记	(183)

第一部分 绪 论

一、直面“信、达、雅”

严复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至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译界，甚至文学界讨论、争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始终没得出个共同认识，就是说，各个时期的学人们都认为外文的作品译成汉语，确实应该达到此标准。但是，何为“信、达、雅”，却一直有争议，以至于到后来，人们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概念，“信、达、雅”高不可攀，于是索性另起炉灶，提出了些自认为可以达到的翻译标准，如彭卓吾先生就将“信、达、雅”诠释为：“信”要求忠实原文的思想，“达”要求使用合乎全民规范化的语言，“雅”应保持原文的风格（马彦华等：《法译汉新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p.8）。彭卓吾先生以为，这样就把“信、达、雅”具体为可以操作并能达到的标准。我以为不然，“原文的思想”本身就是难以说准的东西，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这么个东西怎么去“忠实”，还真是很困难的。再则，“达”要求使用合乎全民规范化的语言，貌似合理，可是用“合乎全民规范化的语言”说什么呢，权当彭先生指的是“用合乎全民规范化的语言”在说原作者的意思，可是都说到位了吗，却没有交代。至于原文的风格在译文里如何体现，也是难以说清的，也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之后不久，又有人提出“等值”论，即认为翻译的标准就是要做到译文和原文等值。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忠实”论，认为应把“忠实”作为翻译的唯一标准（罗国林著：《法译汉理论与技巧》，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第1版 p.3）。罗先生在其后紧接着说，“我认为提出‘准确、通顺、易懂’作为基本的要求是恰当的”。可是问题来了：有的译者说他的译文最准确，原文那句话的每个词的汉语释义在他的译文里都有反映。（当然他说的释义是他认为的意思）至于“通顺、易懂”，就更值得推敲。有的译者的某句或某段译文倒是通顺，也易懂，但是放在整篇文章里，就觉得格格不入。可见，“信、达、雅”是绕不过的。

这是因为，“信”就是说，译者译文的每句话，用的每个词都是原作者所讲事情该说的话，该用的词，符合作者的思维逻辑和事物发展的逻辑，与叙事背景相吻合，是可信的。例如当年我们常看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个情节，沙皇当局在搜捕列宁，情况紧急，晚上十一点多了，列宁乔装出逃，他跟在瓦西里身后，出了门就跳上要开动的无轨电车，列宁急忙躲在瓦西里身后。电车上的售票员大感意外，就问他们怎么还上车。瓦西里没有回答售票员的问题，而是反问车要到哪里去。售票员回答说，车要到公园去。多

年来,大家对售票员的回答都未推敲过,都以为售票员说的“公园”就是公园。可是一推敲,发现电影台词译者把售票员说的车的目的地译为“公园”是不符合逻辑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因为,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是无轨电车收车的时候,车不再载客了,这一点市民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没有人来乘无轨电车。列宁和瓦西里匆匆赶来跳上车才使售票员感到意外,告诉瓦西里,车要回车场去,不载客了。因为俄语、英语和法语里,停车场和公园是同一个词,台词译者没参照背景和说话人的语气,就把本应是停车场的意思译成“公园”。尽管“直译”派人士可以争辩说,既然这个词有公园的意思,“直译”成公园就不算错。但是“公园”放在那样的背景里是不合适的,不可信。

多年前,陕西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主任刘钟垚老师给我讲了他经历的一则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位教英语的老师翻译了一部小说,把稿子送到他的编辑室,希望出版。刘老师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一位英国绅士有个毛病,很不合情理,译稿上白纸黑字写着此人有“蹲”的毛病,无论什么场合,他都往下一蹲,正吃着饭呢,他往下一蹲,在社交场合正和人说话呢,他也一次次往下蹲。刘老师告诉我说,他每次在译稿上读到此绅士莫名其妙的“蹲”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根本不能相信此绅士竟能如此没有绅士风度,不管什么场合就在别人面前往下一蹲。他写信给译者,叫他把原著拿来共同核对一下。原来,被译成“蹲”的那个词不是蹲,而是咳嗽。刘老师说,在英语里,咳嗽和蹲两个词很像,差别微小。刘老师说,把译稿里的“蹲”改成咳嗽,这位绅士立刻绅士了,因为患有小声干咳嗽毛病的人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咳嗽。刘老师在审稿期间之所以不能相信这位绅士在什么场合都蹲,是因为这个“蹲”太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更和英国绅士身份不相符合。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决定把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著作翻译出版,捷克斯洛伐克革命领袖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当然是应该翻译出版的。可是那时国内懂捷克语的人很少,有的唯数不多几个,也没有从事文学翻译的水平,于是就决定从几个大语种里找译本翻译。当时的大语种无非就是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请教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之后,被告知所谓的大语种译本中,法语译本最好。这下好了,那时懂法语的人还真有那么一小片,就请陈敬容老师从法语译本译出,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十年后,又有不少译本问世,其中至少有一本,据译者说,是从捷克语译入的。但是,书中一处令我存疑的译法都跟陈敬容的文字相一致。之后还有不少译本问世,例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一章《24小时》……“晚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房间。他们砸开大门,从过道拥进厨房,而后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人。他们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在他们的背后,在他们推开的门犄角处。我可以从这里毫无阻碍地开枪射击,但是两位妇女和三个手无寸铁的男人,面对九枝手枪,如果我开枪,他们首先被打死。倘若我开枪自尽(黑体字系笔者所注),枪

声也会引发警察射击，他们依旧会成为枪下牺牲品。我要是不开枪，他们坐上半年或一年牢狱，待起义成功后，就能把他们解救出狱。”(p. 4)同一章，金城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盖世太保此时已经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一股脑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男人。他们没有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被他们撞开的门后边。这个位置能够让我不慌不忙地开枪。但是九支枪此刻正对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向闯入者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一步被打死。如果我开枪自杀(黑体字系笔者所注)，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免不了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如果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等革命胜利后，他们当中活着的人就可以被解放出来。”(p. 4-5)

两个版本的整段译文和六十多年前的基本一致，尤其“倘若我开枪自尽”和“如果我开枪自杀”跟人民文学版的“如果我只是开枪自杀”相比，人民文学版只是多了个限定“只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相信当时伏契克想要自杀。上下文交代的很明白，“如果我开枪，他们首先被打死”这里说的是伏契克认为他开枪可能误伤他的革命同志，他射击的目标当然是盖世太保们。那就是说在有可能误伤同志的情况下，他还可能击毙几个盖世太保，但是自杀或自尽的射击目标是自己，即使会引起警察的射击，被击毙的将全部是他的革命同志们。我想伏契克当时是盘算过的，因为他紧接着交代了他要是不开枪可能的结果。很明显，他“自杀”或“自尽”是彻底的赔本。从事实上分析，他在敌人还没看见他时就想到要自杀也是不可信的。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

读罢人民文学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约三十五年后，我读到了该书的法文译本。原来，“倘若我开枪自尽”或“如果我开枪自杀”是 *Si je tirais malgré moi* 的译文。法文译本的这句话是个让步条件句，*malgré moi* 就是让步部分，*Si je tirais* 就是条件句。让步部分是说，尽管我不应该开枪，条件句说，但是如果我不顾一切开了枪……可以想见，自己手中有枪，面对持枪的盖世太保对自己和自己同志们的威胁，谁都可能有不顾一切和敌人拼一场的一闪念。伏契克此时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根本不是想自杀或自尽。况且，如果原文里真是自杀，法文就不会用 *tirer* 这个动词，而用自反动词。可见，译文里如果出现了不符合逻辑的东西，一定是译者的理解有误。

“直译”派提出“宁信而不顺”说，为他们的“直译”正名。现在先不说“直译”派人物“直译”下的“宁信而不顺”的东西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单从“宁信而不顺”这个说法而论，“直译”派就不懂什么是“信”。既然“不顺”，那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的译文不符合逻辑，不符合逻辑的文字怎么能取得读者的信任呢。所以说，“信”就是要读者相信译者说的话，用的词都是原作者叙述或描写要用并且用上去的词和话。

现在说说严复先生的“信、达、雅”的“达”。还是那个说法，“达”就是达。我曾给学生说，翻译文学作品，就像做重庆的怪味胡豆。你把地道的怪味胡豆拿来，仔细品尝品尝，把各种味道都尝出来并把各种调味品的比例捉摸准，然后自己配料制作。我要学生

们当堂品尝重庆怪味胡豆,要他们说出怪味胡豆都有些什么味。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判定,怪味胡豆有咸、辣、麻、甜、香、臭(臭豆腐的臭)等味,口感是酥、脆。我说,就是这几种味道的适当搭配构成了怪味胡豆的美。现在你自己按自己掌握的比例,制作怪味胡豆,制作出来的成品叫人吃着有吃重庆怪味胡豆的美的享受。这怪味胡豆的各种味道搭配适当、充足,就是译文的“达”,就是要达意。怪味胡豆说只是翻译文学作品的比喻,虽不完全等同,但理是通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要转达作者讲的事、情和理。而人的情是很复杂的,酸、辣、苦、甜都有,译者在译文中的每句话,用的每个词,都应是作者表达思想感情该说的话,该用的词,让读者读了能感知到活生生的人的真实感情,否则,就是词不达意。

司汤达的《红与黑》上卷第十五章末写于连进德·莱纳夫人房间前后的文字:Il y avait de la lumière, une veilleuse brûlait sous la cheminée ; il ne s'attendait pas à ce nouveau malheur. En le voyant entrer Mme de Rênal se jeta vivement hors de son lit. 《Malheureux!》 s'écria-t-elle ... (p. 426. 《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Éditions Gallimard 2005)我想借德·莱纳夫人喊出的 Malheureux! 为例谈谈“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红与黑》p. 87. 的译文:屋里有亮,壁炉下点着一盏通宵不灭的灯,他没有料到这个新的不幸。德·莱纳夫人看见他进来,猛地跳下床。“疯子!”她喊道。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的《红与黑》p. 89. 的译文:……德·瑞那夫人看见他进来,急忙跳下床。“你这无赖!”她叫了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的《红与黑》p. 84. 的译文:……德·雷纳夫人看见他进来,霍地从床上跳下来,大叫了一声:“您疯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的《红与黑》p. 65. 的译文:……德·雷纳尔夫人看见他进来,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坏东西!”她叫了起来。其他关于德·莱纳夫人从床上下来的动作及喊声的翻译还大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其动作和喊声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例如说“她叫了起来”“大叫了一声”“她喊道”,都是当时背景下不可能的。德·莱纳夫人不敢大叫,更不敢喊起来没完,让人们知道于连半夜三更钻到她房间里了。所以,s'écria-t-elle 应该译成什么样才符合德·莱纳夫人当时的感情就涉及到词要达意的问题。我以为译为“她叫出声”为好。因为“喊”声音太大,别人会听见。再者,德·莱纳夫人当时绝对不会喊,而是无奈地急出一声 malheureux!

我一直觉得,“malheureux!”被译成诸如“你这无赖!”“坏东西!”“您疯了!”“疯子!”这几种译法,只有“坏东西!”比较贴近德·莱纳夫人当时的心情,但还不能体现她当时全部的感情。我反复琢磨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后,认定这里的 malheureux! 应以为“冤家!”。我把我的“冤家!”讲给多个文友听,他们先后都表示说,“就是这个”。他们说,一个“冤家!”把德·莱纳夫人爱、期待、惧怕和无奈的心情全表达了。就是说,德·莱纳夫人一个“冤家!”让人准确地感知了她的复杂心情,这就是词达意了。

《红与黑》上卷第十一章第 12 段: *Bientôt cependant il posa le livre. A force de songer aux victoires de Napoléon, il avait vu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dans la sienne. Oui, j'ai gagné une bataille, se dit-il, mais il faut en profiter, il faut écraser l'orgueil de ce fier gentilhomme pendant qu'il est en retraite. C'est là Napoléon tout pur. Il faut que je demande un congé de trois jours pour aller voir mon ami Fouqué. S'il me le refuse, je lui mets encore le marché à la main, mais il cédera.* (idem. p. 4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的《红与黑》p. 67. 的译文:然而,他很快便放下了书本。拿破仑的胜利使他在自己的胜利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他想:“不错,我打赢了一仗,但必须乘胜追击,在这个贵族退却的时候彻底打掉他的傲气,这才是真正的拿破仑作风。我必须请三天假去看我的朋友富凯,如果他不准我假,我再次和他讲价钱,不过他一定会让步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的《红与黑》p. 51. 的译文:然而他很快地就把书放下,他想着拿破仑取得的胜利,对自己取得的胜利也有了新的认识。“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他对自己说,“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趁着这个骄傲的绅士退却时打垮他的自尊心。这才完全像拿破仑。我应该请三天假去看看我的朋友富凯,如果他拒绝,我再逼他立即做出抉择,但是他会让步的”。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红与黑》p. 70. 的译文:……应该在这个自负的绅士退却的时候打垮他的傲气,这才是真正的拿破仑的作风。我得请三天假去看我的朋友富凯,他要是拒绝,我就再次向他亮出王牌。不过,估计他会让步的。注意,原文里几个词组的处理:*à force de, songer à quelque chose, avoir vu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dans la sienne, C'est là Napoléon tout pur, mettre le marché à la main de quelqu'un.* 对此,各版本的表述形式都不是很到位。

经验告诉我,译者稍微脱开作者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要在译文里把作者讲的事、理和情表达尽意是不可能的,选准用词更不可能。例如段首的 *bientôt*, 到底是“很快”,还是“立刻”。不联系故事背景,即上下文的叙述逻辑,似乎二者皆可。但是请看前一段: *... En entrant dans sa chambre, il ne songea qu'à un bonheur, celui de reprendre son livre favori ; ...* 于是,紧接着的一段段首的 *bientôt cependant il posa le livre*, 就应该是:然而他立刻放下拿起来的书本。*à force de...* 这个词组的意思竟被所有译者忽略了,更没理会作者的逻辑,于是 *à force de songer aux victoires de Napoléon, il avait vu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dans la sienne.* 就被译成:“他想着拿破仑取得的胜利,对自己取得的胜利也有了新的认识。”“拿破仑的胜利使他在自己的胜利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很有些“意译”的味道。我不明白译者们何以要“意译”,因为,即使脱离了作者的逻辑,这句话也不应该译成那样。*à force de...* 是“由于……”的意思。*songer aux victoires de Napoléon* 是“由于想到拿破仑一系列的胜利”,*la sienne* 是主有代词,代表他的胜利。*Il avait vu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dans la sienne* 应该是:他在自己的胜利中看到了某

种新的东西。而不应是“一种新的东西”，更不是“对自己取得的胜利也有了新的认识。”至于 orgueil, 译成“自尊心”就不如“傲气”合理。但是对“自尊心”或“傲气”，到底应该是“打垮”，还是“打掉”。我觉得打掉更贴切。最后，je lui mets encore le marché à la main, mais il cédera. 如果没有 mais il cédera, 除“我再次和他讲价钱”外，其他几个说法都可以说得过去。问题就在于后头有 mais il cédera, 既然肯定“他会让步的”，那“抉择”就站不住，因为“抉择”没有要给谁让步的必要。所以 je lui mets encore le marché à la main, 只能是“我再次迫使他接受我的条件”。

翻译标准“信、达、雅”的“达”绝对不是“大概如此”就可以对付得过去的，而是要求百分之百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让读者感知到。

“雅”是对译文质量总的评判标准，即要求译文在表述可信，用词达意的基础上，做成艺术品，是美的，让读者读了能得到美的享受、精神愉悦或陶冶，甚至震撼。过去有人把“雅”理解为译文用词要文雅，考究，甚至有人主张用文言文。实践证明，这种理解和主张并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根据，实践上也行不通。实际，只要能做到“信、达”，自然就会有“雅”的效果。

二、质疑“直译”说

“直译”说存在的历史可能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直译”甚至一直根深叶茂，以至于所有语种的翻译课老师在其翻译教材里都必有一个章节讲“直译”。可是“直译”这个说法本身就叫人对其合理性产生怀疑。因为，近五六十年内，我没看到有谁把 Comment allez-vous? 直译为“怎么样你走的？”也没见谁把 Comment ça va? 直译为“怎么样那个走的？”也许更早的时候有人还真把上述两句问候话译为“怎么样你走的？”和“怎么样那个走的？”因为那时真有人把 monsieur 译为“莫绪尔”。但是随着对法语和法国人的理解，人们对这样的表达就不再是“直译”了，而是一见 Comment allez-vous? 就脱口而出译为“你好吗？”所以，所谓的直译就可以解释为：译者告诉读者和编辑，他实在不知道作者那一句或那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他就把这句或该段话里所用的那些词的汉语释义抄在那里，编辑先生和读者，你们能理解成啥，随便。

所以我推想，20 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当时留过洋，懂外语的人都纷纷投入翻译的浪潮，林琴南不懂任何外语，居然什么语种的作品都翻译，竟能译出一百三十多部，《巴黎茶花女》最受欢迎。林琴南不懂任何外语却能翻译各种语言的著作，是因为有许多懂些外语，但自己母语文字水平有限的人和他合作。同时，另一些懂外语，自视自己的母语水平还够用的人就独立翻译了。但是译者本人的外语水平又没达到掌握另一种语言习惯表达法和典故的高度，当时的工具书又几乎为零，外文原版词典还看不太明白，遇到外文，如法文的习惯表达法或典故，就只能硬着头皮“直译”“硬译”“死译”。这大概是“直译”说的源头。

后来的人发现，“直译”说是翻译的捷径，省力又省事，于是极力推崇，并为其制造出各种应该存在，还应发扬光大的理由。如说法语和汉语的文化背景不同，表达差异很大，许多法语的表达法汉语里没有，将其“直译”过来以丰富汉语的表达法，使译品保留异国情调，进一步做到使译品既形似又神似，保证译品“宁信而不顺”，等等。

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确实差异很大，使得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也有了差异，典故的来历都很特殊，方言、俗语更不必说。但是，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和典故、谚语要表达的事理却是相通的，另一种语言里一定有表达这些事理的词汇、谚语、成语和说法。例如，法国人常对朋友说：Comme tu me manques ces derniers jours！这是一句意思很简单的客套话，就是冯巩在舞台上的那句“我想死你啦！”可是法语表达里用的动词却是中国人压根想不到的 *manquer*（缺乏，缺少；差一点……几乎……；不履行，违背；耽误）如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意思，又不肯下功夫去查询，按“直译”的译法将其译成“你最近多耽误我呀！”或“你最近多缺我呀！”把这些东西引进到我们的汉语里，谁能理解这是在说什么，又有谁能用它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在法国攻读学位时，DEA（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 即第三阶段第一年结业证书，相当于国内的硕士文凭）阶段，我就导师必修课所讲的 Nerval 的一部小说写了篇论文，导师给了我 14 分。我告诉一位法国朋友说，我的论文得了 14 分。她很兴奋，睁大眼睛，吃惊地说：C'est pas vrai！（法国人口头就这么说，正规的说法应该是 Ce n'est pas vrai!）她的表情和语气分明是说“是吗？”或“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在索邦大学，得 12 分都很不容易。我装着没听懂她的意思，一本正经地告诉她：Mais c'est vrai. 她笑得前仰后合，直说我很幽默。我把她的 C'est pas vrai! 作“直译”理解，构成了个笑话。确实，法国人口中的 C'est pas vrai 绝对不是“这不是真的”，同样，C'est pas possible 也不是“这不可能”，而是根据不同语言背景的一种感叹、赞赏、否定，甚至是诅咒。

法国人在人背后说，Ce monsieur est original. 这话要“直译”为“这位先生原始”，那就是大笑话。实际，法国人这种说法是说，“这老先生挺古怪”。这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很类似。可见，“直译”确实没有坚实的立足基础。

三、让“自由翻译”和“意译”退出译坛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译者是作者的忠实奴仆，在转达作者意思的过程中无自由可言。曾经有大家夸口说，他的译文超过了原著。可是众多与会者都不以为然，有人直言不讳地问，如果你的译文超过了原著，那还能叫译文吗？大家肯定地说，是译文，他之所以说他的译文超过了原著，是因为他在译文里用了很多中国的四字成语。其他与会者都表示，译文绝对不可能超过原著，再高明的译者都不能说他的译文百分之百是原作者的意思，连荷马自己都承认，他当初用那个词时，上帝和他都知道他为什么用了那个词，到成书以后，只有上帝知道他为什么用了那个词。作者和译者是两个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背景里的人,甚至是不同时代的人,译者尽管要忠实地理解作者,这些差异也可能使他忽略了些什么。所以译者只可以说他的译文最接近原著。看来那位大家可能有些太自由了。

流行于国内的“自由翻译”和“意译”还远不止这位大家。由于“自由翻译”和“意译”长盛不衰,老早一些“意译”的译品也被封为“名著名译”,于是一些后来者受到莫大的鼓舞,短短的一本《小王子》在几年间竟出了五六个译本,其中有的译本的“译文”就莫名其妙。估计,这些译本的译者属于“意译”或“自由翻译”派。大量的“自由翻译”和“意译”派干得热火朝天,似乎形成了浪潮,压倒了一切批评,直弄到有人在《中国翻译》上刊文,理直气壮地呼吁,建立中国的翻译学时必须承认错译、误译都是创造,都是翻译丰硕成果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是翻译学构成要素之一。

这位大家不能接受“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也根本做不来。他知道,“自由翻译”和“意译”派弄出来的那些东西经不起校验,但是又不甘于停手不干,老老实实做功夫,才强词夺理地说错译、误译也是有贡献的,译界不能没有“自由翻译”和“意译”的一席之地。“自由翻译”这个幌子就说明它不是译界应有的东西。正像我在本节开首说的,译者是作者的忠实奴隶,奴隶有了自由,那还能叫奴隶吗。咱们的“自由翻译”派不光有充分的自由,还有创造的自由,和翻译完全不搭界。“意译”本来应该是对的,翻译不就是转达作者的意思么。可是,存在于中国的“意译”特别具有中国特色。其特色就是,他们并不忠实转达作者的意思,也没有能力转达作者的意思,而是借助原著中他们认为认识的几个词,瞎编个意思,于是冠以“意译”。这方面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我在后边的《法译汉实践与研究》中有这类译例和讲评。

综上所述,“自由翻译”和“意译”在问世时就把自己的末路修好了。因为,如果还念及错译、误译也是创造,也有贡献,中国的翻译就永远不能回归本源。

四、墨守“信、达、雅”

一提起“信、达、雅”,皱眉头的人还真不少,他们甚至不耐烦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那老掉牙的“信、达、雅”。而我却要说,不管什么年代,翻译还是要墨守“信、达、雅”的标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告诉我们,离开了“信、达、雅”另搞一套,就搞不出堪称译作的翻译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保留在高中语文课本里的莫泊桑的《项链》就从另一面说明了这一点。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项链》是翻译精品、样板,堪称名译,经得起任何检验,用“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衡量,哪一项都应该是满分。稍懂文学的人读了这篇译文,无不叫好,无不受到震撼,无不琢磨生活给人的经验。

其实,《项链》在进高中语文课本之前的几个版本都各有瑕疵。当时的教育部组织了译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按“信、达、雅”的标准,参照各个版本的译文,从逻辑、语言及用词的角度仔细推敲加工出了可以进教材的《项链》。

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项链》给后来人提供了翻译的成功经验：“信、达、雅”是必须墨守的。可是怎么恪守“信、达、雅”的标准呢，当年的教育部组织的三班子人就为后来的翻译家做了示范：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必须外语和母语都拿得出手，就是说，首先能读懂原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和事理，然后能用译入语表达出来。还有一点很重要，译家至少应该懂文学，逻辑思维正常，有分析判断能力。如此，才能通篇理解原著，基本进入作者的思维体系和语境，能利用通篇的逻辑和故事背景判断决定一句话或一段话的用词。不仅如此，自己居然可以读出某个词的微妙转义。例如，《法国语言与文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2007年6月第3次印刷）第17课 *Le métier de journaliste* 的第179页第7行的一句话：*Seuls quelques-uns, à force de patience, d'astuce, d'intelligence, de travail de documentation, de réflexion, et souvent de chance, pourront apporter quelque chose que d'autres n'ont pas vu, compris ou dit.* 《法国语言与文化》教学辅导参考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第3次印刷）的课文参考译文：……只有少数几个记者在耐心、伎俩、聪明、资料收集、思考甚至运气的使然下，才有机会采访到一些其他记者没有见到、没有理解或者没有提到过的东西（p. 107）。

这是法语、汉语水平都不理想，文学修养几乎为零的译者搞出来的不像话的“话”，很典型。关于这个译例，我在《法译汉实践与研究》部分有详细点评。现在将其提出来，是为了说明，外语水平和母语水平都欠佳，又缺乏文学修养的译者是无法恪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实际，这句话应译为：……只有几个记者，由于耐心、机灵、聪明、善于收集文献，勤于思考，常常是撞上了好运，能够带回别人不曾看见，未曾理解或说过的东西。我不敢说我的译文是最好的，但是此译文是经得起“信、达、雅”翻译标准检验的。还要说的是，由于译者进入了作者的逻辑体系和语言背景，该转义的词儿到时就自然转过去了。例如 *astuce*，到我手下，它就从“伎俩”转为“机灵”了。我曾给学生讲，原著里有些词的确切词义是反复读原著读出来的，而词典给的释义只能供参考。

看来，文字翻译，尤其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懂点外语，能查词典就可以搞的。“信、达、雅”的标准逼得一些人走“直译”“意译”“自由翻译”的路。但是由于其毕竟不是正道，这些人鼓捣出来的那些印刷品很难称之为译作。因为，翻译就是要把原作者的思想和他描写或讲述的事、理、情用译入语转达出来。

第二部分 法译汉实践与研究

多年来,我国缺乏翻译批评和评论,一直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直闹到某些“名译”译本即所谓名著名译,一些人要译界承认他们的错译、误译、瞎编也是创作,是翻译学的构成部分。据说,现代一些译家个把月就能把几十万字的作品“译”出来。译文质量如何,却没有下文,这样的形势着实令人堪忧。看起来,不搞翻译批评和评论,不足以抑制此风,也不可能让后学者懂得何为翻译;不搞翻译批评和评论,也许,中国人将永远领略不到中国以外文学名家的文学作品之美了。

为便于研究,我集中研究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法国语言与文化》(教育界称之为高级法语)教学辅导参考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第3次印刷)提供的课文参考译文。全书34课,提供的译例很广泛,几乎能代表译界可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法国语言与文化》(学生用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2007年6月第3次印刷)也是各高等学校都使用,书店里更是持续供应的常见材料。

我在绪论里说,译者应进入作者的逻辑体系和语言背景,以便判断。所以我的研究就逐课进行。每一课的课文参考译文都附在其后,以便通篇研究与判断。

现逐课研究。所谓的翻译实践,就是课本编写者的,研究部分是我的,由“应译为”和“重译理由”,实际就是讲评,组成。“参考”即教学辅导参考书,“课本”即《法国语言与文化》(学生用书),所标页码和行数,都是“课本”和“参考”各自的。

Leçon 1 Mon Oncle Jules

我的叔叔于勒

一、参考 P. 3. 第 13—14 行

他的思想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似乎可以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对应原文 课本 P. 4. 第 1—2 行: ... et il me semblait que je l'aurais reconnu du premier coup, tant sa pensée m'était devenue familière.

应译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熟悉,似乎可以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重译理由:1. 虽然原文这里用了“sa pensée”,但在这里“pensée”受上下文表达逻辑的主导,已不是“思想”的意思,而是“他给我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思想不能使人一眼认出思想者本人,认出人是根据形象认的。2. 文中作者从未提及于勒的什么思想,只说了他的行为,故根据其行为,人们可以想象出他的形象。例如人们根据曹雪芹的描写可以想象出林黛玉的形象,导演根据想象的形象选了陈晓旭,她演林黛玉被大家认可。但是,我们不可能根据杨朱,王通的思想想象他们各自的形象。3. 况且,法语“pensée”一词确有“想象”的意思。

二、参考 P. 4 第 11 行

终于到了出发的那一天。这好像只是昨天的事,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已发动了的轮船靠着格朗维尔海岸。我父亲惊慌失措,监视着我们三只箱子装船的过程。母亲也焦虑不安地挎着那个没结婚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嫁出去以后,大姐就像一窝雏鸟里剩下的孤鸟,不知所措。一直走在最后的是新婚夫妇,因此我得时常回头去看他们。

对应原文 课本 P. 5. 最末一段: On partit enfin. Je vois cela comme si c'était d'hier; le vapeur chauffant contre le quai de Granville; mon père, effaré, surveillant l'embarquement de nos trois colis; ma mère inquiète ayant pris le bras de ma soeur non mariée, qui semblait perdue depuis le départ de l'autre, comme un poulet resté seul de sa couvée; et, derrière nous, les nouveaux époux qui restaient toujours en arrière, ce qui me faisait souvent tourner la tête.

应译为:终于到了出发的那一天。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已发动了的轮船靠着格朗维尔码头。我父亲精神很紧张,盯着我们的三只箱子装上了船。我母亲有些焦虑,早就挎着那个没出嫁的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嫁出去以后,大姐就像一窝雏鸟里剩下的孤鸟,失魂落魄。新婚夫妇一直走在后头,这使我不免随时回过头去看他们。

重译理由:1. 等待登船的轮船应该靠着码头,而不应该发动了靠在很长的“海岸”